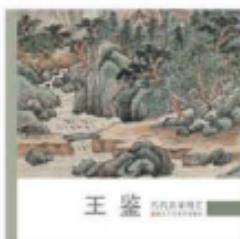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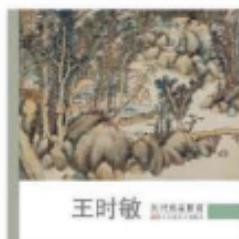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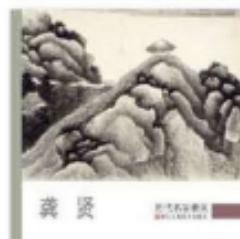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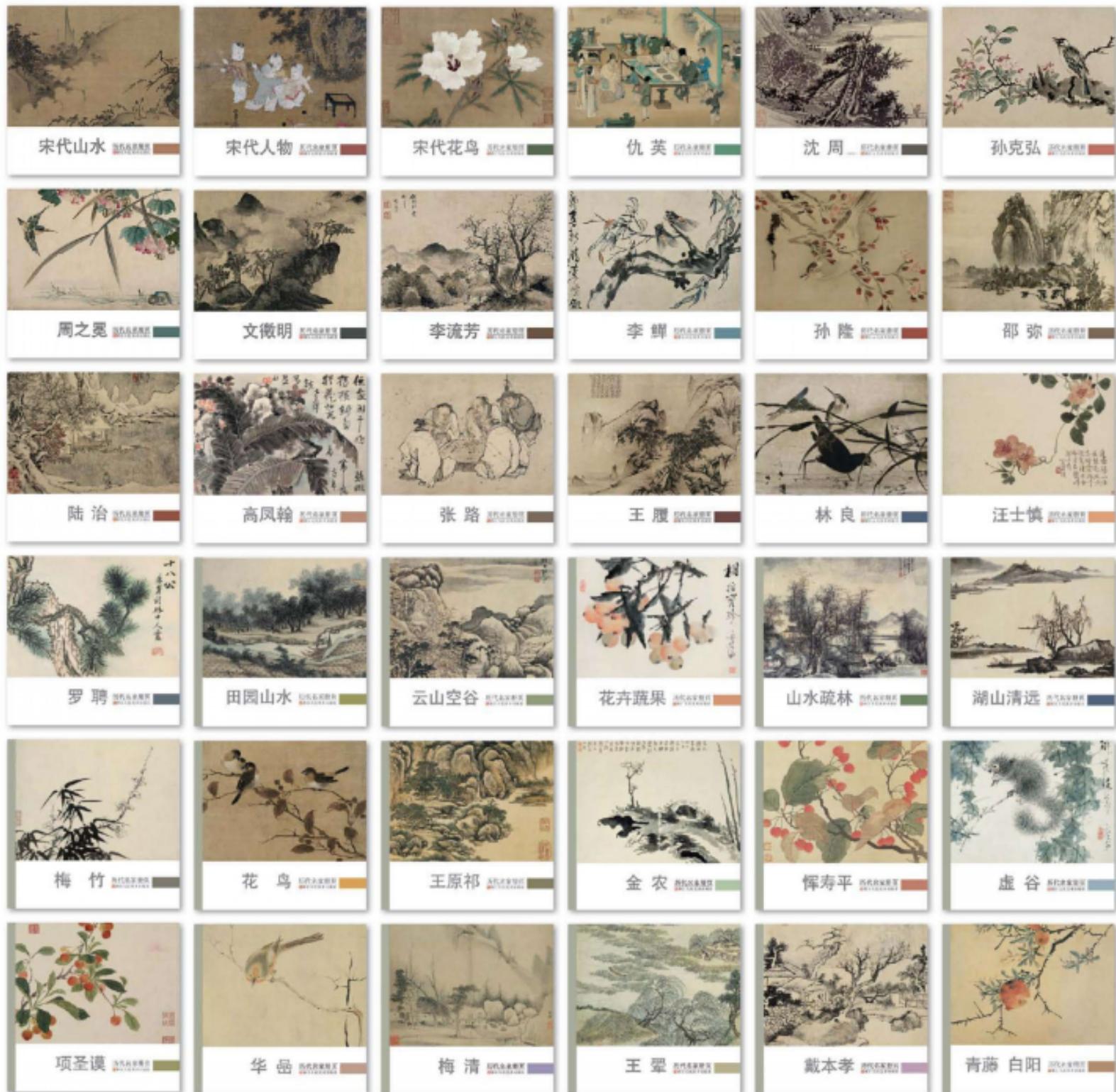
宋代花鸟

历代名家册页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历代名家册页



历代名家册页



ISBN 978-7-5340-4850-0



9 787534 048500 >

定价：32.00元

历代名家册页

宋代花鸟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历代名家册页·宋代花鸟 / 《历代名家册页》丛书
编委会编. -- 杭州 :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340-4850-0

I. ①历… II. ①历… III. ①花鸟画—作品集—中国
—宋代 IV. ①J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4064号

《历代名家册页》丛书编委会

张书彬 杜 昕 杨可涵 张 群
张 桐 张 幸 刘颖佳 徐凯凯
张嘉欣 袁 媛 杨海平

责任编辑：杨海平

装帧设计：龚旭萍

责任校对：黄 静

责任印制：陈柏荣

统 筹：郑涛涛 王诗婕 应宇恒
侯 佳 李杨盼

历代名家册页 宋代花鸟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http://mss.zjcb.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 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2

印 张 3.333

印 数 0,001-2,000

书 号 ISBN 978-7-5340-4850-0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宋代工笔花鸟画中的闲情雅致

杨可涵

花鸟画的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自商周时期。然就其独立分科而言，始于唐，成熟于五代，鼎盛于两宋。

五代时期，有以西蜀黄筌父子为代表的“富贵”派花鸟画和以南唐徐熙为代表的“野逸”派花鸟画。黄派花鸟画多写宫苑中的珍禽瑞鸟、奇花异石，自然生动、工巧富丽，世称“黄家富贵”。徐熙为江南布衣，多写汀花野竹、水鸟渊鱼，鲜活生动、情趣怡然，世称“徐熙野逸”。

五代的花鸟画影响一直延续到了北宋前期，在北宋很长的一段时期，黄氏画派左右着花鸟画坛，所以北宋前期的花鸟画与五代西蜀的画风颇为相似，这种局面到了北宋中期才逐渐变化。北宋中期，以赵昌、易元吉为代表的写生派花鸟画名擅一时，又有崔白、吴元瑜等画家崛起，突破了黄派花鸟对宫廷花鸟画一统天下的局面，为花鸟画坛带来了生气。至北宋末期，以宋徽宗赵佶为代表的花鸟画家集各家之所长，逐渐形成了细致入微、富丽典雅的宣和画风。宣和体不仅有黄派花鸟画富丽的特点，也有崔吴画风中清新的诗韵。

靖康之难摧毁了北宋政权，北方沦陷，战乱不止。宋宗室不得已南渡临安，偏安一隅。宋高宗赵构作为南宋第一位君主，与其父徽宗十分相似，在书画方面独具才情。他不仅于万机之暇时作小景，不遗余力地搜购北方因战乱流落民间的画作，还仿造宣和旧制重建画院。重建画院的举措使得原宣和画院中因战乱流离失所的画家重回宫苑，也进一步延续并推动了南宋绘画艺术的发展。此时的南方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都较为稳定，南宋绘画也得以承继北宋宣和朝的繁盛，在工笔花鸟画方面渐臻佳境。

南宋工笔花鸟画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院派工笔花鸟画创作上，宫廷画家是这一时期的创作主流。据厉鹗《南宋院画录》中辑录，当时画院有画家九十多人，专画花鸟，或者擅长人物、山水画而又兼画花鸟者在半数以上。南宋花鸟画家如李安忠、李迪、阎仲、吴炳、韩祐、林椿、宋纯、毛松、法常、鲁宗贵、宋汝志、王华、朱绍宗等，都有相当造诣。

南宋工笔花鸟画是在承继北宋工笔花鸟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又有诸多异处。相较于北宋工笔花鸟画，其发展呈现出以下艺术变化特征：

首先，与北宋花鸟画的长卷大轴相比，南宋工笔花鸟画的尺幅要小得多，以册页和纨扇为主。尽管不乏如李迪《雪树寒禽图》《枫鹰雉鸡图》、赵孟坚《水仙图》等尺幅较大的作品，但总体来说，譬如本书中的《梅禽图页》（故宫博物院藏）、《群鱼戏藻图页》（故宫博物院藏）、《夜合花图页》（上海博物馆藏）、《秋葵图页》（上海博物馆藏）、《樱桃黄鹂图页》（上海博物馆藏）等绝大部分的南宋工笔花鸟传世作品均呈现出小巧和精细的趋势。这种精细不仅体现在尺幅上，也体现在作品内在的构图形式上。南宋工笔花鸟画较多采用边景或小景式的构图形式，注意花枝穿插与空间的关系，讲求精简妙裁后呈现出的凝练简约之美，予人以无限遐思。

其次，在用笔上，北宋花鸟画中对禽鸟花卉的刻画大都工整、细致，线条匀称，而南宋工笔花鸟画中的线条则更富于变化，画法相较于北宋也有很大的突破。此时的画法已不拘于“黄氏体制”，或双钩、或没骨、或点染，或重彩、或淡彩、或水墨，或工笔、或写意，各逞所能。譬如在《竹江鸳鸯图页》（上海博物馆藏）、《锦鸡竹雀图页》（上海博物馆藏）、《樱桃黄鹂图页》（上海博物馆藏）、《双柏山鸟图页》（故宫博物院藏）、《鹌鹑图页》（故宫博物院藏）、《霜篠寒雏图页》（故宫博物院藏）等作品的画面中，禽鸟的描绘不再仅仅使用单一、工致的线条，而是放逸灵动、粗细相陈，线条的起承转合和虚实连断都灵活娴熟，画家也会根据季节、光线、花木种类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的线条和笔触。

其三，南宋工笔花鸟在设色上更为多样，采用烘、染、罩、填、衬等手法，丰富完备，甚至出现了积墨、积色等新的设色方法。在本书的画作中就可以看见以上诸种不同的设色体现，譬如书中《蜀葵图页》（上海博物馆藏）、《秋葵图页》（上海博物馆藏）、《荷花图页》（上海博物馆藏）等画作，花瓣、叶片等敷色细致入微，使得花卉的质感和肌理呼之欲出，愈发显得生动清新。尤其是《蜀葵图页》，其设色极其细腻，层层晕染，含蓄工谨而不失妩媚娇柔。叶色深沉浑厚，花色淡雅娇媚，虽由人造，宛自天开。

其四，在景深上，南宋工笔花鸟画很注意对远景的巧妙处理。北宋工笔花鸟画所涉及到的景深范围主要为近景和中景，常常利用画幅上、下、左、右的位置来相隔物象或利用景物之间相互掩饰的关系来表现远景。而南宋工笔花鸟画对远景描述的处理手法则更为娴熟，譬如本书中《竹江鸳鸯图页》（上海博物馆藏）、《琼花真珠鸡图页》（重庆市博物馆藏）都借用南宋山水画中常用的远景处理方法来表现花鸟画中的远景，通过轻墨淡染的笔触及虚实远近的关系来体现远景的飘渺玄远。

其五，题材和风格的多样性。南宋工笔花鸟画在创作取材上较北宋工笔花鸟画更加丰富，植物中的木本、草本及藤本花卉，动物中的山禽飞鸟、游鱼草虫，以及无生命的静态之物等均为取材的对象。这一时期的绘画风格也趋于多样，尤其是南宋中后期，小品派花鸟、静景派花鸟以及水墨工笔花鸟等多种风格并立于世。

而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当属理念与审美思想的微妙变化。宋室南渡后，经历了战乱流离之苦的画家们对生活有了更深层次的体验，从而在画面中体现了他们对安定、静谧、平和以及清新自然的向往，表达了渴望返璞归真的深切理想。而南宋工笔花鸟画的平民化、自然化以及画面中所流溢出的平和雅逸之美很大程度上正是画家心境的进一步体现。另一方面，南宋是理学思想高度发展的时代，“格物致知”的理念也渗透到了南宋工笔花鸟画中，与“格物致知”相契合的“画以真胜”理念成为了南宋工笔花鸟画最大的特点。“画以真胜”包含两层含义，即“形似之真”和“气质之真”。所谓“形似之真”，是指南宋工笔花鸟画画家在创作过程中，并非纯粹搬用自然物象，而是尽力还原自然花鸟所呈现出的形理规律。于形中绘理，似中藏真，极尽自然花鸟的生动形态。而所谓“气质之真”，是指南宋工笔花鸟画画家对自然万物气息和神韵有更深层次的把握。正如五代荆浩所言：“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为实。若不知术，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是说形似是达到神似的必要阶段，而神似是形似的终极境界。画家描绘自然万物，要契合自然本身的生命精神，摄取对象的生气韵致，才能使花鸟焕发出蓬勃生机。南宋工笔花鸟画画家正是在身体力行“度物象而取其真”这一理念，他们常常运用“以形写神”之法，体察万物，与物神交，遂得造化之妙。譬如本书的《琼花真珠鸡图页》（重庆市博物馆藏），图中的两只真珠鸡彼此对视，一只立于雪白的琼花下，单脚直立，正俯视地面，另一只头部微微前倾，作用力状，动态神情十分生动，既达到了“形似之真”，也臻至了“气质之真”。

南宋工笔花鸟画对后世的影响颇深，不仅体现在技法风格、取材设色、审美寓意上，更重要的是画面中所传达出的平和简澹的气韵。大量流传至今的南宋工笔花鸟画作品既无名款也无钤印，仿佛满庭的鸟语花香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然而平和简澹的气韵并没有随之消失。那些画面中鲜活生动、栩栩如生的花卉草木、游鱼虫鸟，仿佛王维《辛夷坞》一诗中所言的意境：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它们静谧而又恬然，于安好世事中遗世独立，流芳千古。



赵昌 杏花图页 北宋 绢本设色 24.9cm×26.9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赵佶 枇杷山鸟图页 北宋 绢本墨笔 22.6cm×24.5cm 故宫博物院藏



无款 溪芦野鸭图页 南宋 绢本设色 26.4cm×27cm 故宫博物院藏



无款 双柏山鸟图页 南宋 缂本设色 24.2cm×25.4cm 故宫博物院藏



无款 红梅孔雀图页 南宋 绢本设色 24.4cm×31.6cm 故宫博物院藏



无款 鹤鹑图页 南宋 绢本设色 22.9cm×26.1cm 故宫博物院藏



无款 梅禽图页 南宋 绢本设色 24.5cm×25cm 故宫博物院藏



无款 霜篠寒雏图页 南宋 绢本设色 28.2cm×28.7cm 故宫博物院藏



无款 驯禽俯啄图页 南宋 绢本设色 25.7cm×24.1cm 故宫博物院藏



无款 桃竹溪凫图页 南宋 绢本设色 21.2cm×15.7cm 故宫博物院藏